

中國地圖史綱

王庸
著

中國地圖史綱

王庸著

生活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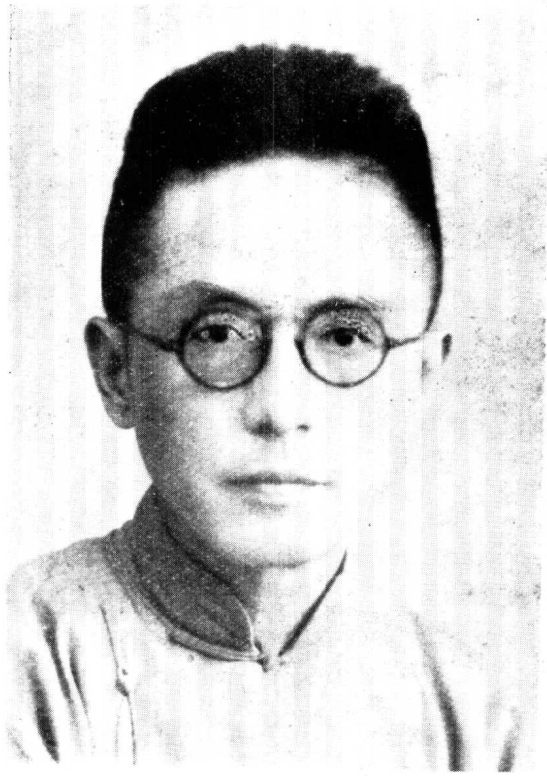
47

聯書店

王庸著

中國地圖史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本書著者王庸先生

弁 言

王庸先生字以中，江蘇省無錫市舊第六區塘山鄉靡巷橋村人。父親是位半耕半讀的鄉村蒙塾老師，一面教村童讀書，一面帶領家人從事農業勞動度日。王先生兄弟三人，兄和弟都早死，剩下他一人，家庭用全力來培養了他。在父親那裏受過小學教育後，又十分艱苦地讀完了中學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在蘇南教了兩年中小學；一九二五年又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當研究生。一九二七年研究所畢業，留所當助教。兩年後，到上海暨南大學中國公學教書，一九三一年到北平圖書館擔任編纂委員兼與圖部主任。一九三六年之後，他離開了北京，先後在浙江大學、湖南藍田師範學院、雲南大學、西南聯大、暨南大學、江南大學、河南大學、蘇州社教學院等校教書。解放後於一九五〇年到南京圖書館任特藏部主任，一九五四年調任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兼與圖組組長，同時兼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以心臟病猝發逝世於北京板廠胡同寓所，享年五十六歲。

王先生待人極寬厚，而律己甚嚴；工作很認真負責，却從不計較個人的名位與待遇，在舊社會裏他疾視反動勢力一似仇讎，極不妥協，解放以後又能勇於自我改造，竭力爭取入

黨；他的爲人，在多方面都是值得我們向他學習的。他從事文教工作三十年，既是一個好教師，造就了許多後進人才，又是一個好的圖書館工作者，辦好了北京圖書館與圖部和南京圖書館特藏部，又是一個有成就的科學研究工作，爲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他對於社會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在科學研究方面的成就。

他的研究工作集中精力在中國地理學史方面，一生著述，大多數都是有關於這方面的；生前已經出版過的有中國地理學史（一九三八年商務初版，一九五五年修訂再版），中國地理圖籍考（一九四七年商務初版，一九五六年修訂再版），中國地學論文索引初編、續編（茅乃文同編，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北平圖書館出版）以及散見於報章雜誌的論文數十篇。這部中國地理學史是他一部已完成了初稿而未及改定的遺稿，此外又有關於山海經和水經注的未完成遺稿若干種。

在所有這些著作中，中國地理學史和中國地理圖籍考是兩部最重要的代表作。二書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由於前者是我國第一部地理學史的專著，並且自初版至今已將近二十年，也還沒有同類的書出版過，後者就是就前書中有關地圖的兩章擴大補充而成的，也是我國直到目前爲止唯一無二的地圖史。其次是由於我國過去學者對地理學史這一學科向來不夠重視，非但不曾有過全面而系統的專著，就是單篇論文也很稀少；因此作者動手撰述這兩部書時，前人

的研究成果可供他採擷的絕無僅有，書中的材料和論點，基本上都是作者直接從原始材料中鉤稽整理出來的；換言之，這兩部書對於中國地理學史這一學科而言，具有筭路藍縷的開創之功。

除了「唯一無二」和「開創之功」而外，我們還得肯定這兩部書的內容本身，無論在資料方面或論證方面，都有它不容忽視的價值。

以資料而言，研究地理學史主要當然得依靠歷代地理圖籍，兩書對這方面所下的工夫是很艱鉅的，並且是很切實而細緻的。作者一方面運用目錄學的方法，廣事搜輯了所有有關已佚的古代地理名著的記載；一方面又利用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機會，把該館所收藏的大量海內孤本或傳世極稀的古圖古籍全部翻檢一過，並擇要作出了簡要的介紹；這一項工作無疑是為中國地理學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後人的進一步研究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以論證而言，由於作者的態度極為慎重，在沒有找到確切而完備的材料足資依據以前，他從不肯輕易作出論斷；因此書中的論斷不多，但偶有論斷，一般都是科學性很強，可以信從的。其中尤以風俗圖與地圖的一體分化和地圖與地誌的互為消長兩說，為古代中國地理學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問題提供了獨特而精湛的見解，意義十分重大。

自中國地理學史出版以來，不少讀者感覺書中講到地理知識和地理學說的發展的地方較

少，聯系到時代背景和各時代科學文化的發展的地方更少，認為還不能滿足學術界的要求。這是無庸諱言的事實。中國地圖史綱基本上也有此同病。但任何學術創始最難，王庸先生在無所因襲的條件之下憑一人之力完成了這兩部著作，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稱道的巨大成就。

中國地圖史綱稿在初稿完成後，三聯書店曾請侯仁之先生審閱一過，提出了些意見，可惜沒有等到把這些意見送交作者，作者竟遽爾作古！三聯為尊重學人的遺稿起見，決定逕以原稿問世。但原稿尚有文字脫譌錯亂處，引用史料或未詳註出處，因又約請顧頡剛、侯堯、袁鴻壽、馮寶琳諸位先生代為核對修訂。原稿無插圖，又請黃盛璋先生選目和寫插圖說明，向北京圖書館借用攝影。三聯和上列諸位先生都為這部遺稿的出版盡了努力，在此我謹代表作者的家屬和生前友好敬致謝意！

譚其驥 一九五七、一〇、三

書中插圖有三幅是王先生舊著中國地理學史中選用過的，其餘是我補選的。補選依據兩點：（一）舊稿中提到的，（二）名圖有代表性而現在還存在的，有些名圖由於書中沒有提到就沒有選。我寫的各國說明，有的看法與書中不盡一致，應由我負責，並不代表王先生意見。——黃盛璋附識。

目次

弁言.....譚其驥

第一章	中國的原始地圖及其蛻變.....	一
第二章	中國古代地圖及其在軍政上的功用.....	一〇
第三章	裴秀製圖及其在中國地圖史上之關係.....	一六
第四章	山水郡邑與州郡圖經之蛻變和結集.....	二五
第五章	地圖的造送與十道圖.....	三五
第六章	方志圖與賈耽製圖.....	四三
第七章	十八路圖與邊境圖.....	五四
第八章	朱思本輿地圖和羅洪先廣輿圖的影響.....	六三
第九章	緯度測量和利瑪竇世界地圖.....	七三
第十章	第一次中國地圖的測繪.....	八九
第十一章	近代中國地圖的測繪.....	一〇一

地圖目次

華夷圖

禹跡圖

地理圖

廣輿圖

皇明職方地圖

坤輿萬國全圖

康熙內府輿圖

乾隆內府輿圖

大清一統輿圖 (一)

大清一統輿圖 (二)

第一章 中國的原始地圖及其蛻變

地圖的起源很早，可能在人類發明象形文字以前就有地圖了。因為原始的地圖都是形象化的山川、道路、樹木，用圖畫實物來表示，以為旅行和漁獵的指針；而象形文字却多少帶符號性質，是比較進步的文化。近代原始民族，如愛斯基摩人、印第安人、澳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土人，都畫製有地圖和地形模型^(一)，作為旅行時的嚮導。中國古代有夏禹鑄九鼎的傳說，據左傳上所說九鼎的來歷是：「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九鼎是否夏朝的東西不能一定，甚至於九鼎是否存在過亦有人懷疑。但是這「鑄鼎象物」的作用在乎「避凶就吉」，使旅行的人知所戒備，有點同原始民族的地圖相像，則是無疑的事實。後來的山海經圖，大概就是從九鼎圖像演變出來的^(二)。至於現存的山海經，原來是有圖的，「經」不過是「圖」的說明或註脚^(三)，清人畢沅甚至說山海經中的五藏山經是古代「土地之圖」^(四)。因為原始圖像只畫實際山水事物，至於各處的方位和距離不能在圖上表示出來；到了有文字以後，便在圖上用文字說明它們，如現在山海經中記着的：西若干里曰某某之山，又東南若干里曰某某之

山。這些記載，很像是地圖上的說明或註腳。後來圖散失了，只剩下這些說明，便成這部有文無圖的山海經；但它的原始形態却是以圖為主體的山海圖經，或是有圖無文的山海圖。古鼎彝上以及山東發現的石刻畫像裏，有畫着奇奇怪怪的動物神道的，這和山海圖也許有些關係。

詩經周頌有「墮山喬嶽，允猶翕河」的詩句。鄭玄箋註說：「猶，圖也，」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他的註解如果不錯，那末這個圖大概是和五藏山經的圖相類的，五藏山經中常講到祭山的禮品。在古代社會中，祭祀是有重大意義的，所以九鼎之被視爲國家重寶也是很自然的。國語周語上講周靈王太子晉說：「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興廢者，皆可知也。」呂氏春秋先識覽說：「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馨，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這裏所謂「圖法」與「典圖」，雖不一定有地圖，亦不一定是夏商的實錄，但這裏可能有山海經圖一類的原始地圖，而且至少是春秋或西周以前的一般情況。

古代的山海圖的具體面貌不得而知。晉代陶淵明詩有「流觀山海圖」。梁代張僧繇畫過「山海圖」卷，（而且到宋代還存在，舒雅因而另作新圖。）但陶之所觀，張之所畫，是否是真古山海圖之舊，亦不得而知。還有些不知名畫家畫的山海經圖和大荒經圖，到明末吳任臣

作山海經廣註並有附圖五卷。他自己說是本舒雅舊稿；而清四庫提要說是「以意爲之」，不採取它。在他以前，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刻本有人替它附刻圖像山海經，圖中所畫神怪人物後面都畫着山水背景，多少帶些地圖性質，可能保留一些舒雅原圖的意味，而這個圖像吳任臣總該見到的，不過吳氏圖却把背景完全略去不畫罷了。後來汪紱著山海經存，郝懿行著山海經箋疏等，都有附圖，却都是依「經」作「圖」，「望文生訓」，和古時以圖爲主，以經註圖的體裁恰恰是顛倒過來。而圖的性質也完全是繪畫，沒有一點地圖的意義了。

山海經圖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五藏山經圖，畫着山、水、動物、植物、礦物等，而且記註着道里方位，顯然是地圖的形式；另一種是海內、外經圖及大荒經圖，主要是畫着神人怪物，不僅不註道里方位，連山水圖都沒有，已不像地圖的形式。這兩種圖並不能作明確的分割，不過從地圖的體裁上講，前一種比較進步些而後一種比較原始些罷了！不過有人講海內、外經比五藏山經晚，出自西漢人所作，這一說如果正確，也和我的說法並不矛盾。大荒經和海內、外經可能是晚出，但這些圖並不是從著錄時才開始有的，可能在五藏山經出現以前早已在民間傳摹，不過不爲一般文人學士所重視，所以便「不見經傳」，直到東、西漢之間才和五藏山經一同著錄爲山海經。大荒經和海內、外經是落後於五藏山經而較爲原始的，著錄的早晚是另一問題。海內、外經等如果是西漢人所作，却決不是西漢人的創作，而是西漢

時人根據了古本加以傳鈔、彙集或改編而已。

我們把大荒經圖和五藏山經圖籠統地稱爲地圖，也許有人認爲不恰當，因爲大荒經圖和海內、外經圖並不繪註山水、道里。可是，後來有一種叫做外國圖的，名義上算是地圖，而內容却和大荒經圖等相彷彿，只畫着各種異物圖像，而沒有山川、道里、方位等圖記。不過外國圖的原樣，現在我們已看不到，我說它與大荒經圖相彷彿是出於推斷。因爲至今它還保留一些圖上的記註文字，和大荒經和海內、外經的文字相像，還沒有五藏山經那麼平實。如水經注和唐人書中所引「外國圖」的文字，有「君子國」、「不死樹」、「大秦人」「身長五六丈」等荒誕不經的記載⁽²⁾，簡直和大荒經和海內、外經差不多。還有西晉時裴秀所見到的「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有「馮夷乘雲車，駕二龍」一類的話（水經注卷一河水注引括地圖），亦和大荒經的文字很相像，無怪乎裴秀認爲「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³⁾了！這些在漢、唐之間的外國圖和括地圖，內容還和山海經圖差不多。所以我們把大荒經圖和海內、外經圖認爲是原始型式的地圖，不是沒有相當理由的。因爲殊方異域的人物與事跡，不僅方位、道里不清楚，連事物的真相亦由於「十口相傳」而變爲離奇怪誕的神話。大荒經圖和外國圖，正是在這樣類似的情況下，具有類似的知識領域的繪畫家畫下來的；所以它們的著作時代雖然距離得相當遠，而它們的形式和內容却大致是相似的。像五藏山經所繪記的，多是比較熟

悉而正確的事物，內容亦比較平實，亦有比較正確的方位道里可記，所以它的圖雖則比外國圖和括地圖早得多，內容倒是比較進步而接近於地圖的形式。不過，外國圖與括地圖所涉及的地域範圍却比較杳遠罷了。像括地圖中關於中原的地理圖記，該不會有那許多「荒外迂誕之言」的。

在中國中古時代有叫做「職貢圖」的，專繪外國人物、風土、服飾之類，內容雖不像大荒經圖那麼荒誕，而其性質和形式很相像，都是從中原地圖分化而蛻變出來的非地圖形式的外國圖。這種圖從梁元帝的職貢圖起(一)直到清代中葉的皇清職貢圖，大概都是從外國入朝人物所得的見聞畫下來的。唐代以後，這種事由鴻臚卿掌管(二)。這裏面只有人物、風土、特產可畫，對於山川、城邑的方位、道里往往說不清，不能畫成地圖的形式。所以這種圖顯然是由官府中一般畫家畫的。

職貢圖的起源不是從梁元帝的職貢圖起，恐怕在西漢時代已有，只是名稱不叫職貢圖罷了。西漢元帝時誅鄧支單于後「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三)。這裏所謂「圖書」，大概就是圖寫匈奴的山川、人物和風土的情況，和職貢圖相似，所以給後宮貴人看着玩的，裏面可能有地圖，但不會佔主要成分，因為如果都是地圖，後宮貴人一定不喜歡看而且看不懂的。後來梁元帝職貢序亦引到這個典故(四)。可見梁時已認這種匈奴圖書是職貢圖性質。

三國時諸葛亮曾經替南夷作圖譜，畫夷俗風土、神話，亦和職貢圖相類似，又畫有「城府、君長」，可能有一二幅是地圖形式的〔二五〕。梁代裴子野所撰方國使圖（見梁書卷三十本傳）裏面可能是以職貢圖爲主的外國圖。後來隋代裴矩所撰西域圖記，照序上所說：「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又說：「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二六〕可見圖的內容顯然是職貢圖性質而附有地圖的。唐代的西域圖志大概亦是如此〔二七〕。這樣地圖與職貢圖分工並列，「各盡所能」，是地圖進步以後的結果；如果追溯它們的起源本來是一體的，分不開的。

在清末有一種畫本的苗、瑤風俗圖，有的附有地圖，有的沒有。這是和諸葛亮的南夷圖譜一樣，又同職貢圖和西域圖記等也相類。宋代的邕州溪洞交洞圖〔二八〕，亦是同樣性質的圖畫。總之，無論大荒經圖，外國圖，職貢圖，以及苗、瑤風俗圖，雖不是地圖，却都是從原始的地圖蛻化出來的。

〔一〕 參閱抗日戰爭前生活書店出版呂叔湘譯文明與野蠻第三九五至三九七頁，商務印書館出版蔡慕暉譯藝術的起源，及一九五三年開明書店出版地形模型卷首簡史。

〔二〕 首先主張此說的是明代楊慎。楊慎山海經補註序：「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緣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觀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

殊彙駭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恆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贅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觀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賴軒之使，重譯之貢之續有呈焉，因以爲恆而不怪矣。……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姁盤孟之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穆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然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

(三) 此說首倡於朱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小說家類三：「山海經十八卷……朱子楚辭辨證謂其反因天間而作，似乎不然。至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其後明代楊慎（見前註(三)）和清代畢沅等亦主此說（見下註(四)）。

(四)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序：「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
(五) 見註(三)。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序：「亦有山海經圖，頗與古異，（劉）秀又依之爲說，即郭璞、張駿見而作贊者也。」

(六) 王應麟玉海卷十四：「中興書目：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銓次館閣圖書，見僧繇舊圖尚有存者，重繪爲十卷，又載工侍朱昂、進僧孫贊圖表於首。僧繇在梁以善畫著，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山海經圖，皇朝舒雅等撰。雅仕江南，韓載載門人也。後入朝，數預修書之選，閩中刊行本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

(七)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寶珍圖：「山海經圖六，又鈔圖一，大荒經圖二十六。」玉海卷十四：「書目又有圖十卷，首載郭璞序，節錄經文而圖其物，如張僧繇本，不著姓名。」又宋歐陽修有「讀山海經圖」詩，鄭樵通志圖譜略亦有山海經圖，不知是否即舒圖。

(八) 陸侃如說（見新月雜誌一卷五號論山海經的著作時代）。

〔九〕酈道元水經注河冰一：「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藝文類聚卷八十九木部中木槿：

「……外國圖曰：『君子之國多木槿之華，人民念之，去根邪三萬里。』」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李註引外國圖：「園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通典邊防門註引外國圖：「從關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長五六丈。」

〔一〇〕晉書卷三十五裴秀傳，引裴秀禹貢地域圖序。

〔一一〕歷代名賢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著錄「梁元帝職貢圖」，並說：「外國簡策，諸番土俗本末，仍各圖其來貢者之狀。金樓子言之。梁元帝贊。」又卷七江僧寶條註有：「……職貢圖，小兒戲稱圖，並有陳朝年號，傳於代。」新編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及通志圖譜略俱著錄梁元帝職貢圖。歷代名賢記卷七另著錄僧伽佛陀有禘林國人物圖，器物樣外國獸圖亦和職貢圖性質相同。唐呂述異點斯朝貢圖傳（見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閩立本西域諸國風物圖（見通志藝文略），宋代崔峽的華夷列國入貢圖二十卷（見玉海異域圖書及宋史藝文志），亦是這一類的圖。崇文總目及通志藝文略另有不著作者的職貢圖。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紀亦有職貢圖。

〔一二〕唐六典卷五兵部職方郎中：「其外夷每有蕃客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焉，副上於省。」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爲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

〔一三〕見漢書卷九元帝本紀註：「服虔曰：討郅支之圖書也，或曰：單于土地山川之形書也。師古曰：或說非。」服氏和或說都不大對，因爲那些圖書都不是後宮貴人所喜歡看的。

〔一四〕見玉海卷十五。

〔一五〕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其俗敬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轡蓋，巡行安郵；又畫牽牛負酒，竇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

〔一六〕參閱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